

執著、悲觀、超脫

—— 西方宗教與東方智慧的對話

樂夢園

剛得知：我申請的資助得到了批准，安撫日本地震受災者之行可以成為現實了。資助允許我與三人同行，一切經費可以報銷。我即刻發了條「求同伴」¹的微博。沒想到@²我者如此多。經過一星期的遴選，我最終確定了同行者的名單：有過相似經歷並希望賜予受災者信心的約伯、想佈無畏施以普渡眾生的一行禪師、看透世界相對性且超脫生死的莊子；我希望，他們的人生觀能夠幫助受災者，讓他們悲痛的心靈得到救贖。我們相約在受難者藤井家相見。

3日後……

到達仙台市後，我依指示來到一座只剩鋼筋構架、僅可勉強住人的建築前。我歎息著踱步至中庭，見到兩人默然坐在地上。細看來，其中一人竟雙臂皆斷，情況慘不忍睹，大概就是那位受難者。

「咦，約伯，您已經到啦？想必這位就是藤井先生吧？」

我一眼就認出了白髮斑駁卻依然體格健壯、精神燦利的約伯。「唉，小樂，見到藤井先生的苦難那麼深重，我就一直陪著他³。不過

1 「求+名詞」為網絡用語，意即尋找+名詞。

2 「@」為微博評論專用符號，A@B即A對B發的微博進行評論。

3 〈約伯記〉2:13，轉自《與人文對話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1），頁286。原文：「他們跟約伯坐在地上，七天七夜不說一句話，因為他們看見約伯的痛苦那麼深重。」

這樣乾坐著也不成事兒。藤井，你有什麼煩惱儘管向我們傾訴吧。」

「謝謝你們來看我，唉，我……」他哽咽著，彷彿地震的一幕幕還在腦海中重演，「我原本是個老實的生意人，錢是掙了不少，家庭也算和睦。現在……我的樣子你們都見到了，妻子孩子都死光了，所有的產業積蓄毀於一旦，唉，上天要我受這麼多苦難，何當初還要讓我誕生？⁴」

約伯撫摸著他的肩，道：「藤井啊，上帝賜福給我們的時候，我們高興，他降禍，我們就埋怨麼？⁵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只有虔誠地將心交給上帝，我們才能得到救贖。」藤井先生抬起頭：「但我又沒有行不義，上帝為甚麼要這樣打擊我？」約伯道：「神的心意，我們無法知道，因他的權能與智慧是那樣無邊無際。⁶我也曾受過這樣的苦，那時我不止喪失了一切，還全身長滿了毒瘡。⁷但我從沒有失掉過信心，所以上帝重新讓我享受義人的光榮。你只有認清自己的局限，信奉全能的造物主，才能得到拯救。」

我忍不住問：「約伯，我們難道只憑信心二字存活，而不做點切實的行動麼？」約伯說：「行動固然也要有，要存謙卑心、行公義、好憐憫、愛人如己。」我質疑：「這樣便不會有苦難了？」約伯搖頭說：「未必，苦難可能是神的試探，但大部分災難的根源都是人類的罪行，這使得萬千民眾一同遭殃。試問如果我們沒有一心求發展，企圖像神般全能，這次地震的核輻射，還會帶來這麼可怕的災禍嗎？」

「這是人的欲望惹的禍啊！欲望是一切苦的根由，是執空為有、執虛為實、執幻為真的貪嗔癡之念。」附近傳來了溫婉儒雅的聲音。

「啊，一行禪師，您來多久了？」我朝他行了個敬禮，引他到藤井跟

4 〈約伯記〉3:10。原文：「要詛咒我出生的那一夜」。

5 同上。2:10。

6 同上。2:10。原文：「你問，無知的我怎能疑惑你的智慧；我講論自己所不明白的事，奇妙異常，不能領悟。」

7 參〈約伯記〉1:13-2:7。

前。「沒多久，只是剛才被這兒的『枯山水』吸引住了，沒想到震後建築仍有淡泊致遠之感，頗有禪趣呀！」

藤井苦笑：「不過空空如也，大師取笑了。」一行道：「先生此言差矣，諸法皆空，『空』正是禪的本質啊！但是空不等於無，『五蘊皆空』，空掉的是孤立的自我，空的同時也充滿了一切⁸。諸行無常，眾生皆苦。你想離苦去難，唯有了悟緣起性空、無我無常，如此方可超越一切恐懼。」

「說得容易，」藤井歎息：「無常二字，將我從一個人人豔羨的幸福人生推入了不見底的痛苦深淵，又怎不讓我怨恨呢？」約伯搶著發言：「別去揣測神的心思，神的每一個行動都有深意。惟有行善、行公義是你可以掌握的離苦去難方式。」一行禪師莞爾：「你們猶太教總是把世界解釋得那麼神秘。其實無常不過是流變，它固然給你帶來了苦，但同時也帶來了無窮的可能。沒有無常，一切都靜止，我們還能存在麼？⁹其實你不必為此悲傷，你現在所遭受的一切，都不是你一個人造成的，我們對此都負有責任。¹⁰此助彼生，彼助此生，像剛才約伯說的核電站問題就是我們全人類共同造成的啊。」

我聽得頭暈眼花，於是請教一行：「大師，你們佛家老談『苦』，什麼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¹¹，這般的悲觀，又怎能帶來解脫？」一行道：「施主問得好，其實看透了空性，也就看破了生死。一樣東西在誕生前便存在，死後也只是轉化為另外一種形式，本身無生無死¹²，我們又為什麼要為形態的改變而苦惱呢？」

8 一行禪師著，〈般若之心〉，《與人文對話》，頁324。原文：「空掉了一個孤立的自我同時意味著它的裡面充滿著一切。」

9 同上。頁328。原文：「沒有無常，一切事物都將不可能存在。」

10 同上。頁336。原文：「我們對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負有責任。」

11 三法印，即佛家的三項基本原則。

12 同8。頁329-331。原文：「我們對我們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負有責任。」

「無生無死，哈哈，妙！死生為一條¹³，方死方生，方生方死。未若照之於天¹⁴，因任自然也。」只見一瀟灑若仙的中年男子朝我們走來。「莊周先生，您可算來了！久慕您的超脫人生，能否將這達觀心態傳給藤井先生？」我熱情歡迎他。「人之相交，本應游於形骸之內¹⁵。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¹⁶。何況萬物與我本為一¹⁷，殘者實全，全者實殘。又何拘於形之變耶？」

我點點頭：「莊子說得好啊，標準本為人所定，誰又真的健全呢？不過能不受形體的拘束，與天地精神往來，很難啊！」莊子說：「重在心神，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¹⁸。」一行道：「道家與佛家真是像極，莊生忘利、忘名、忘我以致寥天一¹⁹之境好似我佛放下我執之觀！」

藤井歎道：「我不執著於功名利祿，可是現在這樣變成廢人一個，於世無濟，唉！」莊子搖頭：「無用之用方為大用²⁰！所謂棟樑之材，頂大任、匿己心，豈得自由？今汝形雖殘，而神可遨遊萬里，全其本！」

我點點頭：「聽三位先生的話，勝讀三十年書啊！當生命遇到大難，我們常常想出家。因為佛家的悲觀教我們把自我看得很淡，看透世界的普遍聯繫與永恆發展繼而看破紅塵。然而放下我執可以做到，極端的悲觀卻難以實現，有幾人能在有生之年涅槃呢？而基督的執著是一種信心，教我們入世行善，給正義行為提供了理念支撐。然而持續的執著極易陷入佔有，太過看重人生的目標能否實現。此時道教提

13 莊子，《莊子》（德充符·二），引自《與人文對話》，頁244。

14 同上。頁232。

15 同上。頁243。原文：「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。」

16 同上。頁259。

17 同上。頁235。原文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」

18 同上。頁224。

19 同上。頁257。

20 同上。頁226-227。

供了超脫的可能，讓我們看見比得失更重要的是凌駕於一切無常上的豁達胸懷。藤井先生，人生不是虛無的零，也不是完美的全，但無論從什麼角度看，世界上總是有路可走。悲觀、執著和超脫永遠存在於生命的動態平衡中，而他們都告訴我們要珍重生命。」

藤井先生若有所思，道：「在造物主面前，人類何其渺小！被無常反復玩弄，於是投身宗教以求救贖。相信神靈並不能改變命運，然而它賜予我們全新的人生觀，使得我們心胸更寬廣。放下我執、不失信心、看透相對性，我就真的不痛苦了麼？但是我明白了，生活總要繼續，改變不了世界的話，起碼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內心。」

參考書目

《聖經》（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），聯合聖經公會，1995年。節錄收入《與人文對話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1年，頁321–355。

一行禪師著，〈般若之心〉，明潔、明堯譯，收入一行禪師，《與生命相約》，台北：橡樹林文化，2002，頁150–192。收入《與人文對話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1年，頁321–355。

陳鼓應注譯，《莊子今注今譯》，王雲五主編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2008年。節錄收入《與人文對話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，2011年。頁221–261。

* * * * *

老師短評

那個星期，日本傳來驚人的消息和影像，東北沿海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地震和海嘯。課堂內，「與人文對話」的同學剛討論過莊子，開始細味義人約伯無端受苦的故事。夢園同學以「執著、悲觀、超脫」一文延續了那段日子的對話和苦思，追問釋、道、基督三家為真實的災難提供了甚麼出路，還要讓虛構人物約伯、歷史人物莊子、當代越南僧人釋一行親到仙台，把三條出路置放在受難者藤井跟前，讓他定奪。忽逢巨變，責任在個人還是群體？應視為試探還是轉化的開端？殘全生死、有用無用，真的無所謂嗎？末了，帶領探訪團的「我」以「執著、悲觀、超脫」對比三家之精神，頗有其獨特的見解。（王劍凡）